

7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T-CHL 9296,2611

九

8

唐本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鬼神

禍福

滄海

神異

六人

化下

高化

敬造

報怨

妖術

冥前

再生

變化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鬼神 一

禱祀 二

禍福 三

敬遠 四

淫厲 五

報怨 六

神異 七

妖怪 八

由人興 九

寤前生 十

知亡日 十一

再生 十二

造化 十三

變化 十四

鬼神 一

白神降 傳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將興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聞號請命神賜之士史噐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之主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惟爾有神裁之祝禱億

吾鬼神衛安格思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仰得一之靈老子曰神

得一以靈神無降時萬之福上爾有神神則不

怒而威無作神羞禮曰百眾以畏以服明神

明神有不通楚詞靈將恐歇上見亦莫不寧鬼神

神享德禱祀幽則有鬼神言可以助率人事神

以禮依人鬼神依人而行洋洋乎若在其上聰明

正直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鬼謀

宣室之問漢文受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無

鬼論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自謂此

曰僕即鬼也載鬼一車易感而遂通神之盛

也禮曰氣也者鬼之盛也肝蠻冥幽途無鬼晉

脩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脩獨以為無

鬼耶論者大罔象浮光朔並鬼名也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也以鬼動眾王世充李密破化及還

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眾令德

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能急擊

戰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蜀人畏

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

翁然為督勵風俗 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與吾受命不

私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哉 壯以紙寓錢

王與擢侍御史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漢

鬼事至是 韋正貫 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右

輿乃用之 會海水溢人爭各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

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 陳子昂上言 夏商之衰桀紂昏暴 馬醫夏

水去 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

畦之鬼 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

追養者然此已息 柳宗元貞符詩曰 天之誠神

望又何以云哉 柳宗元貞符詩曰 宜鑒于仁

神之曷依 廟於羅池 既設柳人懷之託言降于

宜仁之歸 韓愈神相 趙和巢之園和夜探師疲而

於羅池 韓愈神相 趙和巢之園和夜探師疲而

因碑以實之 神相 趙和巢之園和夜探師疲而

士爭奮死鬪禽賊 人而狼首 薛延陀傳初延陀

酋數人斬級千餘 人而狼首 薛延陀傳初延陀

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

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

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 人之所事 韓愈祭文

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人之所事 韓愈祭文

神之所依

者惟人人之

為鬼所殺

明崇儼儀鳳四年為盜

所事者惟神

言崇儼役鬼勞

善視鬼

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

苦為鬼所殺

降丹鳳門

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

符

鬼夜哭

五代王鎔已死張文禮自為留後

山

趙

五代李業高祖皇后弟隱帝即位宮中數見

山

臣所聞殆

太白山神

五代劉延朗初廢帝起鳳

王與

壯

以紙寓錢

漢

為

右

登

祈

母妄

下

民

無

逮

下

暴

馬醫

夏

見

災

則

孫

神

相

趙和

巢之

園

和

夜

探

師

疲

而

神

相

之

者

黎

曙

決

戰

而

廟

神

於

羅

池

州

之

堂

人

有

慢

者

輒

死

廟

神

相

之

者

黎

曙

決

神

於

羅

池

州

之

堂

人

有

慢

者

輒

死

廟

神

相

之

者

黎

曙

決

孔目官有警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崔浩
 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房高素信之嘗引濛見帝
 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高使濛問於神神
 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丹甲庚午
 中興戊巳土高不曉其義濛曰神言如此不能
 解也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極前冊曰惟應順
 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夜叉精高豐夜
 回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於樓中澧亦屢往
 嘗請太學博士立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
 視之一日茂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
 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忽見緋衣人
 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吳越備史小字李長吉將
駕赤蚪持一板書李商隱李賀二緋人駕赤蚪
 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
 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
 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目圍車輪光
 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射島嶼李白天門山銘云稚川有神牛渚恠
 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

鬼地神

不足為其虛荒誕幻
杜牧之李賀詩序

甘棠詩

會昌中許
孝廣路由

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吟曰春草萋萋春水綠
 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
 太平曲忽**鬼市**長安中秋夜有人聞吟曰大街
 入林不見**鬼市**鼓歌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
 又有聞和者曰九衢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樵夫**
 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南部新書

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

孫樵文

逐疢鬼

孫樵

文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
 便佞阿意奉歡死而有知是為誦鬼此鬼依人
 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洪者
 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包禍心外示舒弘死而
 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
 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膠唇
 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
 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
 輿者鉅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
 死而有知是為鉅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

交權賤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無鬼
吾必快所求是資於他鬼也此為我招之
論林蘊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乃撰無鬼論
有嘯於梁從而

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
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

韓文嶽神迎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

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
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橐鞬迎立庭下呼

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鬼神事眇茫推明者所

神金天王開元傳信記鬼神事眇茫推明者所

不道柳宗元與韓愈論史不欲與鬼神為讎歙州江處士好

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

稱江淹謝莊鮑生畜聲伎韋生好乘馬一日相

終有二人造席曰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瀆

鬼濛鴻嶽祇喋峨韓愈聖山鬼迷春竹湘娥倚

暮花杜甫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

李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皮日休鹿

禱祀

自欲徼福願乞神不享矣致力於神可薦

於鬼神謂潢汗行潦神之吊矣丘之禱久矣

鬼神罔饗為誠無瀆鬼神鬼神無常享享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張仁愿始朔萬拂雲祠軍與突厥以河

馬不嘶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粉墻丹柱然

必先謁祠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粉墻丹柱然

魄動下馬拜松柳一逕趨靈官粉墻丹柱動光

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偃僕薦脯酒欲以表

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同能鞠躬

手持杯玦道義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韓愈衡廟

詩圖像之威黜昧就戮故制捕撲下窄不足以

白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戮女巫澆酒雲

藩拔級夷庭木秃缺偃王廟碑立祠房

蒲空中紙錢窻窄鳴飈風李賀神位舊刺史多死

解袂張嘉祐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

忠臣立祠房解袂衆心為安三歲入為左金吾

備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禍福

自天道福善禍淫神之所惡 神所勞矣

君神必據我據安神所憑依將在德矣神其

吐之吐之謂不神降之福降福穰穰小信

未孚神不福也介爾景福 卜爾百福時

萬時億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不善之家有道

之日神不監德觀惡鬼神害盈而福謙

易善為積慶正可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

日夷吾無禮吾將請於帝矣將以晉卑秦後七

左傳多福梗無患崇孔諭以禍福蕃犯京師主

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禍不旋踵自宮儀

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禍不旋踵自宮儀

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陰禍于都亭

駁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

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

使國家失信四夷禍福無基公拓反為行軍元

以為陰禍有知云禍福無基公拓反為行軍元

師討之將發大饗士栝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

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

物無重諸君憂公拓禍患貫盈今仗威靈以問

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

安本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謚武元衡李

傳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當諭眾

以禍福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肅清宮室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陳子昂對三事其三言

而主機靜則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序藩鎮乘機

福動則有禍反禍崔日用才辯絕人敏于問振災邀福

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

三舍漢文除秘祝粉有司祭而不祈此三君皆

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巧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

焉戩檢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楊炎自道

校戶部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楊炎自道

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

登上台可常哉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

可棄是乎及禍福何常張道源拜大理卿時何

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詭跡

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資以衣食遣之詭跡

避禍裴度自見功高極不逃禍徐堅初太平

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推

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

文

福及子孫

蔡廷玉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最彊財維十驕悍曰吞并不知有上

下禮法廷玉問語泚曰古未李岫將作監見權

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李岫將作監見權

勢熏灼湯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

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

得乎林甫不樂曰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仕至

勢已然可奈何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仕至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

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

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積善以致

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

福脩德以消禍高郢代宗為太后營草敬寺郢

費財以求福脩德以讓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消禍不勞人以讓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動於民而莫之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

於民而莫之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

不以屢徵倖陸贄奏議禍或生福福亦生禍故

差啓殃是知福

劉公殘暴文粹張謂宋受命壇記漢氏寬仁亂緒成

大族劉公殘暴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敬遠 四

白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子不語怪

力亂神 傳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之德 子曰鬼神之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

盛德以承祭祀洋洋乎不加敬而人自祇 仲

屋曾不語神 季路焉鬼神享德 祭祀子曰夏道

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殷人尊神先瀆神

人神異業不可瀆之 史記孔迎佛骨上表 佛骨上

表曰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

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慢侮即死 韓愈羅池

桃菊被除不祥然後進吊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挾出

廟門 **冥應肝蠻** 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

即死 **淫厲** 五 **白**白虎嚙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嚙驂卜黃熊

入寢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

疾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于對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羽洲實為夏郊

三代祀之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

問淫昏 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 貝丘之豕

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伯有猶能為鬼乎

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

猶能為厲不亦宜乎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實沉臺駘晉疾疾

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歸也實沉臺駘

沉臺駘為崇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乎

河神為崇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崇王不祭大

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

江漢雖漳楚之望也不穀雖既非正直之神

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曾

淫昏社宮之鬼謀以莘邑之神降而黎丘梁叟

鬼滅燭曰耻與魑魅爭光當有道之

丘之爭光稭康夜燭下見鬼熟視乃

鬼滅燭曰耻與魑魅爭光

日為妖而棄常之人鬼或厲神茲夏方有德鑄鼎

使民知神茲故人入山鬼責王表吳臨海羅

林不逢魑魅魍魎之屬子莊王表陽縣有神

自稱王表周游人間飲食言語無異而形不可見孫權以羅山印綬授表表隨使語權所在與守令旋論水旱往往往有驗明年亡亡兒入夢蔣去孫盛曰求福妖邪亡之道也

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伯樵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謳士孫珂為太山令願囑珂令轉我樂處濟訪得珂言之珂許大厲注中晉侯後月餘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

夢妖夢申生言故曰妖夢立神式祠部式私

雜坐及巫覡孔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良娣及

上並宜禁斷孔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良娣及

為武后所殺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遷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

都唐兵為崇薛舉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

薛舉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

薛舉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

然之方行而疾召巫占視言女厲進謝庭中李

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死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

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

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

之既而有若女厲者冤氣在天高沐初淮西平

進謝庭中如光妻云冤氣在天師道勢感內甚

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

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

英曇復死是益其崇也乃止見有物為厲后武

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

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

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驅之水

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

請悉除之太后久乃知其冤使所殺者還夢挽

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為厲私共瘞

弓射朱瑾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服之云

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

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

網其骨葬塘側召巫祈之玄宗太子瑛武惠妃

報怨

立祠其上五代鄂王瑶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

因犬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如數歲亡

白死既有知報怨人為不道無辜趙氏之冤搏

膺入夢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被髮

矣良夫之酷被髮叫天衛侯殺軍良夫夢見比

為渾良夫叫有怨必讎伯有之無道則見齊侯

生彭不察其由自貽鬼誅而鬼得當休明之代為妖

而聚怨之人有報魏其之讎田蚡侯灌夫其春

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下徐伯之

所視鬼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答殺之

君惠以報水岸為洲君當女子稱冤為郡令至

為州言終而沒果為荆州女子稱冤為郡令至

草左傳魏顆用父治命嫁娶妾及輔氏之戰顆

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孔盧鉉本以御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孔盧鉉本以御

堅為判官善張瑄及按謹矜則誣瑄死它日見

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史卒死

援刀自刎腹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

命家人襁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在陷

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

叩頭若謝臯狀入含元廷中乃建議陳希烈達

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

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奚珣許於我三日卒

生人接死五代蘇逢吉族李崧家逢吉夜宿金

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

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

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

其首適當李叩頭乞命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

之墜馬良久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朱弓彤矢收

段司農尋為韓旻梟之南部新書朱弓彤矢收

之死軍容楊玄介有力焉收有子為壽牧見收

報應

宿業

應

柳玼家訓曰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

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

宿業

應

柳玼家訓曰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

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

宿業

應

柳玼家訓曰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

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

宿業

應

柳玼家訓曰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

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

宿業

并其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人所殺後數
歲奉使廣陵舍逆旅見一婦人賣花貌類其殺
婢既近乃真且云往者為賊所繫幸而不死得
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賣花給食而已復問
娘子所在可見之乎曰可即入一小曲巷中指
一貧舍曰此是也其妻乃述艱苦俄而設食具
酒延入內室日暮不出從者覘之但見白骨一
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
也居

神異

白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
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

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
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價猛出反
顧乃嵩 **應姬得金** 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
山也 **糜竺家失火** 蜀志糜竺字
子官崇並有才名至 **糜竺家失火** 子仲東海人
應瑒七世通顯也

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
婦人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
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愁請之曰
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
果火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陸雲字士龍將宿故
發 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
人居却尋乃至王弼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
墓雲自此談玄大勝 **嵇康受廣陵散** 華亭彈琴
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
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管**

寧得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
火燼引人以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坎地獲古戟十二 尹思貞加銀青光祿大夫
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

而門樹戟 **為公呵禦** 蕭遘字得聖繇起居舍人
時人異焉 **為公呵禦** 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

畏不瞋若人有謂曰公無恐余為公呵禦遘
况悟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秦**

彦高駢傳秦彦者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

破因得亡命神覆藥鼎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帝

後即名彦神覆藥鼎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

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

端織悉必聞媛方娠帝而不自安密語侍讀張

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

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

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忽曰得活懿宗淑妃

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忽曰得活郭氏幼入

鄆王邸宣帝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

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如護侍左右生女未

能言忽曰得神光滿身唐杜陽編宣宗在藩邸

活王驚異之神光滿身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

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遂奏文宗云

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腔

曰此真我家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文粹崔融啓

他日英主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裴寂開

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裴寂開

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裴寂開

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

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貴

震當妖恠妖鳥附

妖恠妖鳥附

妖恠妖鳥附

白天乃降災國時鑄鼎象物聖人備罔懸鏡鑒

形道士防魘反物為妖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

則妖國將亡必有妖孽何竒不有何恠不儲

災生何恠不儲

賦是何祥也或有憑焉吉凶咎沴氣徵恠物文

曰明於性者天地不能協使人知神姦謂鑄鼎

恠人禮周大傀去樂注云傀恠也十輝周禮視

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物魅百物侵象謂侵

凶注云輝氣也其類有十物魅之魅侵象謂侵

妖不勝德 祆攘除厭勝 見豕負塗 桑穀

共生于朝 書亳有祥云史 石言於晉 師曠曰石

憑焉不然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內蛇與外蛇鬪

內蛇死 六年而鄭厲子不語恠力亂神 王母

籌 漢成帝時關東人行西王 見人徹屋鼠觸人

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 犬

禍 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

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 驢鼠 晉宣城郡有一

色庫脚脚類象肯前尾上皆白瓜力 官舍多妖

恠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

遂絕妖 射妖鳥 周禮若族氏掌射國妖鳥若不

恠也 射妖鳥 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

來呼鳴為怪者救日射太陽救月射太陰 覆鳥

巢 秋官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上而去之 注妖

十八星之號懸其巢上而去之 射神 若神則以

注妖鳥惡鳴之鳥鴉鵂之類 射神 若神則以

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注云神謂非 問鵂 賦曰

鳥獸之聲或叫若謔謔出出之類 問鵂 賦曰

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鵂飛入誼舍 鵂似鴉

不祥鳥也 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

入室主人將去請 穿井得土缶 家語季桓子穿

問于鵂子去何也 穿井得土缶 問孔

子孔子口木石之恠 夔 魍魎 水之 孔臨水自鑿

恠者龍罔象土之恠者積羊也 孔臨水自鑿

不見其首 越王貞臨水自鑿不見 李密 初密建

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

敗數日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為晦

正

屯營羣鼠相齧走西 **朽木** 王方翼嘗夜行見長

北度洛經月不絕 **水化為血** 崔彥曾始治第鄭州引水灌沼

乃也 **液密為人一昔** **悟水變血** 河間元王孝恭 **鄭覃**

妖氣 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為妖氣今日為妖

邪即出為 **雄鷄光燭地** 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

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 **獨孤及上疏** 去年

生武周後起兵六年而滅 **獨孤及上疏** 去年

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

以徵福于上下必能 **生豕二首四足** 竇參兼戶

使反妖災為和氣矣 **牙城物恠** 李吉甫改

家生豕二首四足欲以聞 **牙城物恠** 李吉甫改

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 **牙城物恠** 李吉甫改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 **菌生帶**

居吉甫命蓄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 **菌生帶**

上鄭注 敗前菌 **藥化為蠅** 楮中藥化為 **亳州聖**

水 李德裕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

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老老之人率多死

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

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

禁請下觀察使令孤楚 **炊甑裂** 杜牧炊甑裂地

生毛二尺 吐突承璀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 **鼉**

集城門 鄧景山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

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 **柳宗元貞符曰** 後

妖淫器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闕誕

夜卧常有光恠 劉建鋒傳殷弟賓晚事楊行密

為黑雲車使與錢鏐戰數有功

文

夜卧常有光性行密知**梟嘯其屏鼠走于前路**

之曰吾今歸汝于兄**梟嘯其屏鼠走于前路**

潜為遂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天雨**

干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潜不為懼**天雨**

血中厥處羅復會天雨血三日國**突厥雀**調露

干府立阿史那泥孰為可汗始虜未叛鳴鷄

春還悉墮靈夏間**堂下斷臂**周仁軌后母族也

率無首泥孰果亡**堂下斷臂**方為并州長史殘

酷嗜殺戮異日月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

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與

刀承以臂**梁州大鼠**五行志弘道初梁州倉有

墮地乃悟**梁州大鼠**五行志弘道初梁州倉有

數百鼠反鬻猶少選聚萬餘**狐入李承嘉第**龍

鼠州遣人捕擊殺人餘皆去**狐入李承嘉第**龍

初有群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衡州火**

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衡州火**

災開元十五年衡州火災延燒三百餘家州井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籠所至火即發**井**

中夜有歎聲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

棧之木忽自**泥像汗下**大曆十三年二月太僕

投十步外**泥像汗下**大曆十三年二月太僕

汗滴下以紙**空中有若旌旗狀**元和十二年春

承之血也**空中有若旌旗狀**元和十二年春

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

蹂躪聲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茲地當大殺

戮**翰林院鈴自鳴**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

中河北用兵**井傍石自立**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夜輒自鳴**井傍石自立**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步而**玉辟邪**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常置

作一悲號俄而涕泗交**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笑一悲號俄而涕泗交**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下輔國惡其恠破之**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數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羣尼誦佛書以

穰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

訊之莫知其**聚塵如塚狀**像默祈冥衛或一日

然李業傳**聚塵如塚狀**像默祈冥衛或一日

文

文

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謹矜惡之且慮

木石生恠變愈謝自然詩天裂地拆文粹皮

門隱書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恠甚也蛇鬪于鄭

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堦天地故諱耳雖蛇鬪木

鴟退于宋李德裕張禹論國之妖也雖蛇鬪木

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李皓墓有物投瓦礫鄭

宅在昭國坊忽有物投瓦礫又隨而至父而復還昭國

及歸將入方丈蒲室懸絲去地三尺而復還昭國

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西陽雜俎鐵騎

萬餘寶應中汝南岑順者從人借凶宅居夜中

如戰鬪雨軍步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

三壇上將橫行擊四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

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狐人立

內乃是古塚明器及金象戲局也

方盛夏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晝日

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

惡之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集異記恠者不

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皮日休胡僧呪術胡僧

術生死於人太宗召壯士試之如言而生虬蟬

死傅奕曰此邪法也苦使呪臣必不能行虬蟬

王漁紫石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

云虬蟬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

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晝看皆無異

錄神策浮屠像沒禮之像沒地四尺五行志冢

木流血楊謹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

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謹矜居臨汝置田為

後計後為林甫王鉄作飛牒告謹矜本隋後蓄

識諱妖言與妄人坐缺左耳殷踐猷族子成已

交規復隋室坐誅

陳

叔父敬仲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許書囊物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
 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壯大噴目張
 牙視林甫射之鼎相鬪臣李適之常列鼎
 中殺然有聲隨箭沒鼎相關鐵胡人頭自落重
 具膳羞中夜鼎躍出相抱關鐵胡人頭自落重
 調不解鼎耳及足皆折胡人無故頭
 榮為節度使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
 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牙
 帳自破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崩
 豈其類耶

由人興九

白妖由人興孽非天作徵社宮之夢曹政亂始降莘邑
 之神號德衰而後滅苟反德而亂常必降灾而作沴當有道之

日神不傷人棄常必生無豐不作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積不善

之家禍將由已人無豐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

興 氣燄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注云人如火之所忌其燄不堅正則自

也殃咎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吉凶由人 罔有天災伊尹曰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降之百殃作善降之百殃不善

降之百殃 吉凶不僭 災祥在德惟吉凶不僭在人

子不語恠力亂神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運命論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傳孔人

無豐焉妖不妄作魏石賢士唐有田家每於墓

之方此石人能瘡疾人皆禱之疾 魏溪魔神荆

人愈因號石賢士封氏見聞記

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答責僕
訪于獵者給之曰向打魚得一麝因漁而獲不
亦異乎僕依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審如是或
有靈矣因真之榻日夕薦香火數年不壞頗有
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桂流泉**南中有一
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桂流泉**泉多有桂
子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高祖
廟而祝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髻
鬚並有靈應也國史補

寤前生

白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由陽李羊祐

取環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詣

鄰家李氏東垣桑樹中採得時人以為李

氏之子祐也○**孔唐紹宿因**唐小說唐紹為給事

前生身也○**孔唐紹宿因**唐同里有中郎李邈

情好甚篤開元初詔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

書玄宗抱桴擊鼓時未三舍紹奏畢遂斬紹先

一曰紹謂妻曰吾自幼即省前生前世為杜氏

女適王氏子姑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

比夜令吾製一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忽有犬入

房觸燈燈僵地仆裙上狼籍殆遍懼姑深責遂

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刀股折復以一股

再刺犬遂斃往者斃犬乃今李邈也明日之死

行戮者必李邈翌日就戮果李邈執**房瑄記前**

刀初一刀不能誅刀折再易乃絕焉**房瑄記前**

知云日

自夫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石

折後漢蜀武檐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又折

象九族飲燕忽然死謝夷吾曰知亡譙周曰昔孔

三亡劉向揚雄七十一年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遺躡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

也言命盡今日自郭璞豫知終日自誌其自筮李

真自筮死日豫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

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

虔駭然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

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

相如五十五斯壽嘗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

果死五十五斯壽山根五十五斯壽矣夢書片

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也過隙

也予生於角星昂星畢於角為第八官吾甚厄

也杜牧自生天寶訖貞元曰吾生天寶訖貞元

撰墓誌

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自剋死日

矣乃自為誌而卒柳宗元張先生誌

文粹呂才東臯子集序臨終月蝕東壁八月月蝕東壁

自剋死日兼預自為墓誌

李泌曰吾當之矣東壁圖書之府大將死而為

臣當有憂者未幾果不起餘見月門

神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柳侯嘗曰明年

逝鎮州普化和尚將入滅入市乞一直椽人與

其由南部新書

再生

白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梁

白

陳

國女子

晉書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

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

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為人妖干寶婢于寶父

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干寶婢于寶父

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

審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

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悉驗後嫁之生

中吉凶輒語地中不覺惡考之悉驗後嫁之生

子孔李疑縣丞李疑死已殯三十年宣州南陵溫泉

民光啓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

紫素元君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

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

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玉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

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笑曰

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

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

須回生許飛瓊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並逸

志顧非熊再生

西陽雜俎顧况喪一子年七十

喪愛子曰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

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自誓當再為顧家子

已而再生年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爾掬沙

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撲人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以撲

人人皆驚走即聞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

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

造化

卷六

七

佩

白陰陽不測造化多端大塊甄形洪爐孕象氣甄三才成功

萬化玄牡為根希夷之精潛運埏埴為用無窮成形

成象諒動靜之有常相蕩相摩信陶鈞之不息萬殊之象不

同千變之形無極圓蓋方輿上騰下降形開闢而塊北氣交泰而

氤運以無窮生而有覆載設位品物流形陰陽為炭地天

精構雖品彙萬端而生靈一貫天長地久日往月來元氣至精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肖天地

之形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三生萬物 大鈞播物

元氣萬物變化一氣生成陰陽陶蒸天地生殖乾知坤作道

德畜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好惡與人異心韓愈書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無乃所好惡哉造化之柄劉蕡策曰至若念陶與人異心哉

王之使權造化小兒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問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

兒相苦高議叅造化韓愈赴江陵造化何以當鑄劊

若使乘酬駢雄惟造化何以若執造化關誰不知

當鑄劊酬盧司門四兄詩若執造化關誰不知

助若執造化造化合元符交結騰精魄李精誠

關題炭谷造化悲孰鱗粦以徵而化龜是辜

有所感傷古風孰鱗粦以徵而化龜是辜

對元天對元天

變化 十四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陶鈞無方變化不一生則有常變而

無于何不有莫究其由雖變化之萬端蓋生靈之一貫未始

有極不知其生物既反常事亦惑衆周穆軍士化為獫狁

歷陽都人獸惟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

排獸吸風而復生鼠蹈火而不死鳥生杜宇之魄蟬化

形之婦化石以望夫鳥銜木而填海牛哀病以變虎黃氏化而

為長弘血而成碧泉客泣以為珠表公用戲竹之術元緒

對焚桑察其所由考以類何異野雀入水以成蛤

有同田鼠順腐草化螢野雞變蜃雖變化之多端亦

地之恠物不敢惑萬異為一同文子曰天地之間一人形也故

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負而審於符者怪物孔拂

不能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孔拂

蒜西域拂蒜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水化為血崔

曾事見橘之蠹陸龜蒙蠹化橘之揮霍紛紜霍

妖怪門紛紜爭變化變化若雷霆上于難推競乘時

愈紛紜變化變化成一身風雲一朝會變化心

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覽雲測變化李白遊誰

料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郡邑為魚吏人化

驚文粹崔融啓母廟碑河淪越雋有郡母變空

乘男生破竹同上母變空乘豚水之濱男生破竹

美人之虹名蝶螭仙娥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
 而償寃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
 無歸石立武昌水變芳醪宣皇在藩時常從駕
 亭望夫而不及水墮馬雪中夜寒甚困
 且求水於巡警者曰我先王也及以蟻王化飯
 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大中遺事
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
白居易章禽蟲
君子變猿鶴
小人為沙蟲
李白古風
莊周為胡蝶
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飯粟化為血
鄭元壽使奕厥
還言今突厥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八

人	為	沙	為	白	莊	周	為	胡	蝶	胡	蝶	為	莊	周	口
臣	受	螺	母	俞	敏	作	子	孫	白	君	子	變	猿	鶴	
夫	為	風	似	北	飯	粟	化	為	血	使	爽	賦			

